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
第二十回 女債父債供狀分明 李代桃僵遺言慘切

前回書中說這賈臬台到彰德府鄉間去訪一位同門，當夜沒有回店，倒避了一場大禍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原來，這天晚上，約有二更多天，來了一班綠林豪傑，明火執仗撞開了門進了店，就把看店的伙計拘禁一處說：「我們是來討債的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不會向別人家瞎討，店家住客各自安睡不必驚慌，若要出來多事，這手槍快刀可沒有眼睛。」這店裡也還有兩三個單身過客住著，心想並不欠人家的錢，不致於叫人家這麼興師動眾的來討，也就不來管人家的閒事，車夫店遇到這種事是向來不敢出頭的。那賈端甫、范星圃帶來的幾位管家，只求他們不找進房裡頭樂得各捱睡著何敢再去問信，只聽見這些人有幾個在院子裡把風，其餘都擁進上房，似乎先闖進上首一間，不久又闖進下首一間，卻在裡頭擾攘，有一個多更次才走。等到強盜走了有兩三刻功夫，這些家人卻個個奮勇起來跑出來喊拿賊，也有拿刀的，也有拿棍的，也有提根繩子預備捆賊的，亂追亂喊，說：「這班囚回攘的一個都不要讓他跑，官府差使都敢劫劫起來，這還有王法麼？」還是張全有點主意說：「先到上房裡去看看少了些甚麼東西，人平安不平安再說罷。」說著先進上首一間一看，只見滿炕是血，那位范大人倒在炕裡，連忙喊道：「不好了，范大人被砍壞了。」范大人的家人聽見趕到面前細看，范大人傷雖甚重，幸喜還有點氣息，砍的是腮頰不是腦門咽喉，或者還可救。張全這時候也顧不得賈大人的規矩，只好走進兩位姑娘房裡一看，只見兩個炕面前，都堆著一堆衣褲，兩位姑娘裹著袂被，躺在那裡呻吟，有些地方雪白的肌雪還露在被外頭，曉得都是很吃了點虧，這卻不去喊眾人，只走到自己女兒炕前問了一句「你怎麼樣？」他女兒回了一句「疼的很。」張全道：「你放心睡著，這是沒法的事，你叫小姐也不用著急，保養保養就好的，我叫你姑來看你們罷。」說著走出來，望大眾說：「還好，沒有少甚麼東西。」一面去叫了他老婆郝氏同打湖北帶來的一個粗老媽子，進去服侍這位靜如小姐同那位未正名的姨太太，又密密的吩咐他們不許聲張。郝氏到了房裡，先走到小姐身邊一間看，渾身剝得赤條條的，那兩條腿上都是血液淋漓，罵了一聲：「瘟強盜，怎麼這樣狠心，弄到這個樣子。」一面叫那老媽子去打水，再去看看他的女兒也與小姐差不多，那老媽子打了水來，這兩位皆不能起牀，郝氏替他們揩擦乾淨，另外拿衣褲替他們穿好。那位賈少爺睡在廂房裡，始終沒有敢出來。張全一面叫人飛馬去通知賈大人，一面到文武衙門去報案。那彰德府安陽縣同城守營得了信，飛趕出來，看了看被盜的情形。那安陽縣又帶了些玉真散出來看著替范大人上了，包紮完畢，然後同著大眾，要到那邊房裡去看，張全說是小姐們嚇壞了沒有能起牀，請不必進去看罷。這幾位自然不進去，查了一查失的東西，只小姐們隨身戴的首飾同兩件衣服，其實連那衣服大約這班強盜也不見得要，不過拿來揩揩身體用在外頭，被人家撿了去的。所以，那張失單無論怎樣估計也不過值五六兩銀子。賈臬台的清名因此格外昭著，這班強盜於賈臬台也不為無恩呢。

那個替賈臬台報信的家人，走到半路上已經碰著賈臬台從那位同門家裡回來。這家人把被盜的情形略為回了一回，賈臬台連忙催著牲口加緊的趕了回店。張全看見車到門口，搶前走了兩步，附著賈臬台耳朵回道：「東西沒有失甚麼，只是小姐同家人女兒都很吃了點苦，現在還不能起牀，地方官面前卻沒有同他說，范大人受的傷不輕。」賈臬台點了點頭走進店房，那府縣文武趕緊到院子裡站班迎接，賈臬台讓著進了堂屋，文武官都請了安。彰德府說道：「卑府們防護不週，致令大人受驚，罪該萬死！」賈臬台道：「兄弟做了十幾年的官一個錢沒有，這點行裝大約比那書館的寒士還不如，這些強盜諒來以為是那些囊囊豐盈的顯宦過境，必定有點油水，哪曉得碰到兄弟這個窮官，他們也算上了當。在我兄弟失點東西沒甚要緊，就是我這點行李全數奉送也不值甚麼。倒是這樣的官塘大道官府過境尚要被搶，那商家邸客更不堪設想了。我兄弟上年在這裡看印的時候，真是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我兄弟有甚麼本事？」

也全仗我們那位伙計好。」這幾句話說的那府裡縣裡汗流浹背，一個道：「卑府該死！」一個道：「卑職該死！」賈臬台又道：「這位范廉訪是我兄弟，約他同進京，帶累他受傷，我真對他不住，諸位大約看見過了，不知道要緊不要緊？我很不放心，急於要看看他呢。」那安陽縣忙回道：「范大人的傷痕，卑職已細細的看過，是不致命的，卑職已把自己合的頂好玉真散親手替范大人上了，才包紮好，這玉真散與鋪家賣的不同，上年卑職的家母也是在道兒上被強盜砍了一刀，上過就收口。」

又一回拿到一個強盜，帶了重傷不能取供，上了這藥登時就好，這是卑職家母同強盜一齊試驗過，很有靈驗的。」賈臬台聽他把話說急了，弄成連刀塊兒真不成話，也不禁一笑，這位安陽縣自己也覺得有些難為情，只好搭訕著說道：「就請大人進去看看范大人罷。」於是大家一齊走進上房裡，賈臬台走到范星圃面前問道：「老弟你怎麼樣？」那范星圃還能喘喘巍巍的說道：「這會子疼的好些。」那神氣看上去也還清醒。大家略略放心了點，仍舊退出外間坐談。那縣官又拿馬夾子坐到店門口，把街坊地保同打更的每人打了幾百個板子，勒限破案。

營裡也趕緊派人四出緝拿，有的說：「東鄉某村是個賊窩。」

有的說：「我前天聽見北鄉某村來了些不相干的人，我已經派人去查。」有的說：「新近截了兩個梁子，恐怕就是那班人散下來做的。」不過講的那些馬後炮的話，這是做官的長技，諸位想也聽熟了，做書的也不去細細的敘他。這些文武敷衍了半天起身告辭，賈臬台送了客進來，然後走進下首房間，看他那位令媛靜如小姐，同那位未正名的如夫人小雙子，兩人都是面如紙白，渾身軟癱在炕上。賈臬台也只得說道：「橫逆之來無可奈何，不能怪你們的，你們靜靜的養罷。」坐了一會，看那靜如小姐似乎睡著的時候，就坐到小雙子炕上低低的問道：「怎麼樣的？」小雙子道：「昨夜我剛睡著，聽見外頭人聲嘈雜驚醒了，嚇的不敢動，不多一刻，就跑進房來二十個人，嘴裡似乎說是來討債的，卻把我同小姐衣褲扯個乾淨，一個一個的輪流著來弄，裡頭還有兩個又粗又大的漢子，叫我怎麼吃得住呢！而且一個才出來一個又進去，接連不斷弄的裡頭漲得要死。還是強盜走了，我媽拿水來替我慢慢的擦了一陣，才好過些，現在腫的不像樣子了，怎麼好呢？」說著又哭，賈臬台也只得安慰了兩句道：「不要緊，調養一兩天就復原的。」息了三四天，看那范星圃已能略進飲食，這兩位小姐姑娘也能撐著起牀，張全密密的回賈臬台道：「前天，這班強盜口裡是吵說報仇的，老爺從前在這裡做官很風厲，辦的匪也不少，那裡沒有甚麼仇人，久住著恐怕不便，不如早點走罷。」賈端甫也很以為然，因為這案子那縣裡自然要稟報的，胡兩帥是關切的上司，倒不能不發個稟帖，於是趕緊寫了個夾單交驛站遞去，一面囑咐地方官上緊緝拿。想起張全的話來倒也有點戒心，又同訪營裡要了兩棚人護送，一面收拾動身。那地方官遇到這種案子是捺不下去的，只好照著稟報。不過把地方理數說遠些，並說些自己訪聞即時同營帶兵前往追捕的門面話。

這個稟帖上去，誰知正碰到胡撫台這幾天有兩件不高興的事體，一件呢，是為那位學務處的魏琢人太史，前半個月忽然下身腫爛，說是他的姪少爺，不知拿甚麼藥弄成這樣的。魏太史得了這病後，這位姪少爺把他一個才只十四歲的胞妹毒打了一頓，帶著他的少奶奶同兒子女兒卷了些銀錢而去。魏太史始而托撫台電飭各處嚴拿，及至被鄭州盤獲電稟上來，這魏太史又說是到底是自己的姪兒，求撫台打電叫鄭州把他釋放，也不知是些甚麼緣故。這幾天魏太史的性命說是保住不要緊，不過怕的要成了個太監。還沒有出來，學務處的事竟沒有人能管了。

一件呢，胡撫台的一位哥哥，也是放了那一省的大員，到任去的，路過河南因為舊病發作，借了一家別墅調養。這位大員帶了一位姨太太是個京城裡有名的窯姐兒，生得杏臉、桃腮、雲環、弓足極其美麗。這位撫台友於誼篤天天要去看看這位哥哥的，並且總要背著人，這位姨嫂也耐煩細細的告訴他，每日兩人總要密談一兩點鐘的功夫，有時到深更半夜才回衙門，這也是手足情深的好處。他這哥哥是病在牀上不大起來的，這天，這位撫台正同姨嫂密談到緊要的關口，他這位哥哥忽然撐著起了牀，輕輕的走過對房，看見他兩個在一塊兒，不知為甚麼，就拿這嬌嬌滴滴的姨太太劈頭劈臉的亂打，嘴裡還罵道「你這個沒有倫理的爛娼」。這位撫台看見他哥哥動了氣，恐怕觸動了他病中的痰火，就悄悄的走了，連衣帽都沒有來得及穿戴。

他哥哥這一夜竟忍心把這麼一個美貌的姨太太逼著吞煙而死。

他哥哥的姨太太吞煙自盡，其實與這位撫台毫無干涉，可恨這些汴梁人俏唇薄舌的，見著這位撫台出來，就在他轎子旁邊唱甚麼「長是長的俊，可惜沒有命；生是生的好，可憐竟死了」。

又說甚麼「我昨兒看了一出新戲，是武大郎殺死潘金蓮」。

一個說道：「只有武二郎殺潘金蓮，哪有甚麼武大郎殺潘金蓮呢？」那個說道：「這是新編出來的。」這位撫台在轎子裡聽見這些流言混話，實在有些觸耳要買他們的賬，人家在街上說閒話，又拿不著他的錯處。因為這兩件事，心裡十分懊悶。看見這個稟帖，又接到賈泉台的信稟，勃然大怒，登時就要撤這安陽縣的任，虧得裡頭文案委員通知藩台來替他求情，才勒限十日內獲犯，限滿不獲，定即撤參。那位文案又寫了個信與這安陽縣說：「撫台向來寬厚，近來心緒不佳，易於動怒。此次係推薇垣之情尚屬從寬，必須設法依限破獲方妙。」這位安陽縣是選了一個苦缺，做了四五年賠了兩萬銀子，幸虧打聽得藩台有位姪小姐，向有癡顛病要找個姑爺，沒有願娶，他趕緊托人做媒，替他兒子討了才得調劑了這個缺。全靠這一任翻本，到任還不及兩個月，若是撤了任真是了了他的命。奉到這個批，又接到這文案的信，幾乎把他急瘋了。但是，這起案子失賊無多從何採緝，還是他的師爺替他想了個法子，拿別的案裡的盜犯，硬嵌了口供，說是這一案的首犯，並說這案搶劫過路監司大員，刀傷客官情節重大，可事請飭本府，就近提審立予正法以昭戒。又把撫台衙門文案上幾位好好的佈置妥貼，居然批准。這府裡想：這案子不破自己面子也不好看，好在這個盜犯總是要死的，叫他多認一案也不傷陰鷲，就照著縣裡詳的口供順了一順復稟上去，批准就地正法。這位縣官才保住了這個賠窟的美缺。

隔了半個月，直隸東明縣拿到一個，向在豫直兩省邊界上打家劫舍、盜官反獄的盜魁，名叫彭一飛，綽號夜飛鵬的，問起他做的案子，他說：「我哪一年不做一兩百起，你叫我怎麼記得？你們提著頭兒問罷，是我做的案子，我沒有不認的。」

問官自然揀那要緊的案子問。一起是搶劫典周衙門的，一起是打劫餉鞘的，一起是圍繞雞澤鹽店擄殺外事的，他都認了。又問道：「這彰德府城外打劫的賈泉台的案子，有你沒有你？」

袁一飛道：「提起那事，那可不是去打劫的，那個賈泉台他有了錢都是存放在銀號裡，自己身邊向來不存現貨，他那衣服都不值錢，老婆兒女也沒有甚麼首飾。他做過我們彰德府，裝的那種窮樣子我們還不曉得，還要去打劫他麼？只因為李二魁李二哥他的哥子李又魁，是這大順廣彰衛懷一帶有名的好漢，他在江湖上也很發了些財，弟兄們有甚麼緩急幾千幾百的他都肯幫助，地方上甚麼不平的事找到他沒有不出力的，這兩省貧苦的百姓告他吃飯的也很不少，所以，替他看水的人甚多，官府那能正眼瞧他。有一天，他在彰德府城裡一個窯子裡嫖，不想這個窯姐兒的老子是他殺的，他卻不曉得這窯姐兒蓄志報仇，想法子把他灌醉了，拿繩子把他週身密密的捆緊，報了安陽縣拿去收監。李二魁得了信要想救他的哥子，軟做硬做主意還未想定。那時候這個賈泉台正做著彰德府，聽說撫台最信服他，生殺之權都在他手裡。看水的人說他衙門裡有個張大爺，是他的小丈人，說話最靈的，這條路可以走得。李二哥想既有路可走，到底比硬做平穩些，就托人找了這位張大爺說合。送了這賈泉台一萬銀子，又送了這張大爺三千銀子，這賈泉台說是保定了他哥哥不死。李二哥想就是辦個甚麼軍流罪名也不要緊，不想賈泉台收了銀子仍舊把他哥哥悄悄的殺了。李二哥說他哥哥呢，殺人、放火、盜官、劫署做的事也不少，殺呢，那是王法應該的，沒有甚麼抱怨，只是這一萬幾千銀子可花的冤枉，而且耽誤了他別的主意，那時就要找他算帳，那曉得賈泉台這個王八羔子，不久就使乖走了。這回子聽說他經過彰德，李二哥來找我商量，我說：『這種債是必得要討的。』就彼此約了一二十個弟兄，到他住的店裡去討債。我們有個兄弟叫做程大鱗，我們叫他程咬金的，他是個最有血性的人，他先進了上首的房，看見一個人睡在炕上，以為總是那個賈王八就兜頭砍了一刀，喊道：

『得了，這個王八已經被我捉住了！』李二哥走過去一看說：『這不是他。』再問那個被砍的人『你是誰？』那個人可是不會說話的。李二哥說：『咱們只找正經主兒，饒了他罷。』又跑到對過房裡，我先進門看了兩張炕面前都擺以一雙小腳鞋子，曉得那個王八又不在裡頭，我走到上首炕面前，那女的躲在一牀被裡發抖，我把被替他扯掉，看是一個閩女，不過十七八歲的光景，長的也很俊，我問他：『你是賈泉台的甚麼人？賈泉台在那裡？』他說是賈泉台的女兒，賈泉台到鄉下看朋友去了。那邊炕上也是一個閩女，他們問他的話，他說的含糊糊的，不曉得是賈泉台的小老婆不是，我就同李二哥說道：『債主兒既然走了，他這點破爛東西抵利錢也不夠，不如叫他這女兒拿身體償還了罷。』李二哥說很好，我就動手，那賈王八的女兒害怕躲躲縮縮的，我說：『你放心，只要你的身體，不要你的性命，你不要怕。』那賈王八的女兒聽了這話，也就依頭順腦的讓我替他脫了緊身褂褲，那上身的鈕子還是他自家解的呢，脫了下來那一身雪白的肉，兩個飽飽兒的奶子，一雙窄窄兒的腳，瞧著真叫人動火，更喜得他宛轉隨人的讓我們二十多個弟兄一個一個的盡情消受。」說到這裡，把大拇指頭一伸道：「我可是占頭籌的，那個女的長的也還不壞，我也乾了一回到今兒想起來還快活呢，也不枉李二哥花了一萬多銀子，請我們嫖了一夜。那問官聽他說的太覺不堪，就喝道：『你不要胡說，那安陽縣的來文，敘那事主家屬的報稟並沒有這些話，你怎麼這樣牽枝帶葉的亂扯？』那彭一飛把眼睛一楞道：『我夜飛鵬做了二十多年的好漢，生平從沒有說過一句謊話，睡的人家媳婦不少，使的人家銀錢也不少，卻都是明明白白來的，不像你們這班做官的，陰謀詭計，倚勢撞騙，弄了人家的錢財，污了人家的婦女，還要假充正經，說那些遮遮掩掩的話，是我做的事我為甚麼不說？他的女兒被人乾爛了，他要裝幌子瞞著人，我怎麼會曉得那些烏龜王八報的是些甚麼情節。』這問官恐怕他還要亂說，只好又問別的案子。後來刑名師爺在供折上，把這輪奸的情節仍舊刪掉，在那供出同伙犯人名字裡，也把那安陽縣借著鎊案的那個盜犯添上，既迴護了同寅的計策，又顧全了隔省上司的臉面，這是做官的正宗道理。

像這樣的刑名師爺才算是當行出色。我做書的若去做官，拿了印把子，也要請他的。但是公牘上雖然不敘這些情節，那天在旁邊看審的人可聽的清清楚楚，而且地方上拿到這種著名大盜，來看審的人必多的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多幾天，傳的直隸河南兩省無人不知。賈泉台的這位千金靜如小姐同那位未正名的姨太太小雙子姑娘，那天晚上吃的這番暗苦才得伸冤，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。

看書的諸位，天道屬陽無論什麼事體，皆要他彰明，使人共見共聞，不肯讓他終久隱藏的。你只看那日月星辰，哪一樣不是昭昭在天，任人瞻視？所以，有些人到了臨死的時候，把生平做過的虧心短行，不肯告人的事情，往往自家傾吐罄盡，那並不是甚麼鬼使神差，正是他陰氣已絕，陽氣外溢，自然而然的發洩出來，這是天理必有的。所以，那楊姨娘的夜奔書室、增朗之私丑並全，賈端甫若不替他宣播，安能人人知覺？這回他的女兒同那未正名的如君受了這些糟榻，他已經甘心吃這啞巴虧，隱忍不發也就不見得有人曉得，偏偏這強盜會被東明縣拿到，供了個淋漓盡致，這也是有關天數了。

這位東明縣拿獲鄰封巨盜，那保升階調優缺想來是必有的，但這都是賈端甫到了正定以後的事情。再說那賈端甫離了彰德緩緩前進，因為范星圃受傷過重，兩位小姐姑娘腫痛未痊，車上不能久坐，每天只走半站。那范星圃雖然傷不致命，總還未能合口，在這車上一顛竟有些翻動起來，飲食倒反漸漸短少，臉上一點血色沒有，路上又不能調養。賈端甫心裡有點發急，正定的房子是請范星圃寫信托全似莊，預先看定預備要辦喜事用的，原想邀著范星圃同住，近來看他傷勢沉重，恐怕有點短長，諸多不便就寫了封信派人連夜趕到正定，托全似莊另外找所公館以為范星圃養病之地。全似莊也先聽得賈端甫路上被劫，范星圃受傷的信，打電到彰德去問，說是已經動身。正在記念，接到這信，一面叫賬房師爺去找公館，一面派人到臨洛關火車站上來接。卻好，賈端甫的家眷次日也都到了臨洛，休息了一天坐上火車到了正定。全似莊接到車站，還是花衣手本，恭敬非常，賈端甫見面說道：「我們是兒女親家，萬萬不可如此客氣。」一面派人把范星圃送到那養病的公館，一面同著家眷進了新宅。全似莊也跟過來道喜，幫著照料。賈端甫看大致佈置妥當，就同著全似莊來看范星圃。

那范星圃到了那個公館，曉得是因為自己傷重恐怕不好，所以叫他另外住的，心中不免有點傷感，然而不能怪人。賈端甫、全似莊來了，范星圃也還在牀上拱手招呼，全似莊走近身邊看了一眼，傷勢卻是甚重，幸而神志還清，說是不要緊的，趕緊叫人去請

了一個外科來看了傷口，診了脈，說傷後受了點風，可要當心才好，上了些藥包紮好了，開了個方子。全似莊、賈端甫也天天來看他一趟，只是那傷口總不合，面色灰敗，口味不開，曉得有些棘手，那個外科也說個病象恐怕不妥。范星圃隨身帶了兩三個傭人，這些人是主人興旺，他就趨奉，主人落寞他就避開，看見范星圃病到這個樣子，早已各人打自己的主意，哪裡還把這主人放在心上，盡心去調護他呢？晚上名為守夜，伏在外間炕上打磕，茶是冷的，燈是暗的。范星圃想起當日愛妾、美婢、侍奉滿屋，稍為有點病痛，服侍的人晝夜不離，咳嗽聲翻個身都有人過來看看，藥爐茗茶更是預備得停停妥妥，那是何等當心。今兒家敗人亡，病眠旅館，這兩個蠢奴叫起來哭喪著臉，一肚皮不情願的樣子。撫今追昔，叫人怎不傷心？隱隱間，聽著似乎有些鬼聲，這種淒涼景況，既無陰氣相乘也是不寒而慄的。范星圃也自知不能收功，心想著趁著人還清楚，把以後的事體佈置佈置，無奈氣力總提不上，叫一聲人，說一句話總要喘半天。只得到全似莊那裡要了點大參，叫人煎好吃下去接一接氣，把全似莊、賈端甫請了來，說道：「兩位老哥哥我是要長別的了，這傷口是不會合的，不過早晚的事。從前看相的本說我眼運尾上怕有金刃之災，我所以不肯住到上海原是避禍的意思，不想在這道兒上被這些無名毛賊不明不白的砍了這一刀，真是不值，這也是定數使然，無可尤怨，只是我范星圃這麼一個才幹，這麼一點年紀，竟至一蹶不振中道而殞，心中實是有點不服。以我生平的本領不是自誇的話，就是平平正正的做去，沒有不做到督撫的。我自問也沒有甚麼不可對人的事體，不過求效太急，凡事總想先人一鞭，勝人一籌，有些地方不免做盡做絕。那年在湖南的事，自己也覺得有些過了，不過因為得了一個嚴明精乾的聲名，也就有個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之勢，其實又何常好為刻薄呢？今兒雖不見得就是報應，然而問心到底有點過不去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。兩位老哥哥，前程遠大須要切記：凡事做到得手的時候，總要放鬆一步，不可做的太過，稍留餘地以處人，即留餘地以處己，我是已經悔之無及了。我有一個收用過的丫頭叫做珍兒，他娘家姓角，現在還住在九江，托那同住的房東照應著，我臨走的時候，他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，我留了六千銀子在九江銀號裡生息，他能守固好，他不能守，這銀子就與他作為賠奩，他是為我的事很吃過苦的，我不忍負他。我匯到京裡的一萬銀子，如果這珍兒生的是男，就與我這遺腹子，生的是女，能替我在族中承繼一個，把這銀子替這兒女兩人平分。不過，我們杭州人因家鄉住不起，飄流在外省的居多。無論何等大族，本支沒有滿百丁的，我近支固是無人，遠房亦其寥寥，立嗣也頗不易。其實我躬不閱遑恤，我死後也叫做一息尚存，聊盡人事而已。我這些話，請兩位哥哥替我用筆記了下來，我自己是不能寫了，而且又叫我寫與誰呢？」說著又歎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我這皮囊是要連累兩位老哥哥，替我收拾，將來能把我的棺木送到九江，再能同我續弦內人的靈柩一齊運回杭州合葬，那更感激不盡，只好來世銜結回報罷。」全似莊、賈端甫聽了這些話，很有些悲感，只好拿話安慰他道：「老弟不要亂想，這種硬傷是不要緊的，好好的靜養，自然會好，正在壯年怕些甚麼？」又各人拿了兩張長連信箋，把他所說的話照著寫了出來，送與他看過，各自收好。那范星圃說了這些話，動了心血，那瘡口又迸了開來，大喊一聲，暈厥過去，好容易喊醒，神氣更加不好。全似莊、賈端甫走到外間說：「看這樣子，恐怕難呢，我們得替他預備預備。」賈端甫道：「天氣勢，早點預備了的好。」當晚全似莊回到衙門，叫他賬房師爺去看了一副枋子，又備了些衣服衾枕之類。賈端甫也到二更方歸睡，到牀上想：這范星圃的下場如此，心中也狠有些難過，直到五更方才朦朧睡著。天剛黎明，就聽見老媽子說，范大人那裡有人來請，賈端甫一驚，不知究竟范星圃傷勢如何下回便知道了。